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 
第九十回 治繁劇創行分院制 得安樂重演合家歡

卻說婉香這日早起便和寶珠同到南正院來，卻好眉仙、軟玉、藕香、賽兒也都來了，便一同進去，向柳夫人請過了早安。蕊珠也在旁邊，互相問過了好，柳夫人因向婉香笑道：「婉兒，打後天起，你大嫂子便要把內務府的印信交與你了，你可預備著沒有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二姊姊為了這件事，愁的飯也吃不下了，睡在牀上，只把兩個眼睛望著牀頂，一夜盤算到天亮，問他也不作聲。才是今兒早起露了個笑影，好像盤算通了，這會子催著我回來，想必總有一個主見在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偌大一家子人家，做一個當家人可是不容易的。你大嫂子是在母家當過家的，所以措置裕如，倒也不覺什麼。論理，婉兒是個嬌怯的人，我也不忍教他操這辛苦。只奈眉仙不肯擔任，一家子總少不得有一個人當家，照著排行起來，婉兒自然推脫不了。好在開門七件，還不用得婉兒費心，仍舊照老規矩，包給高升家的，每月給發一注錢罷了。」眉仙笑道：「這個辦法很好，我正替二姊姊擔著心事。如果米鹽瑣屑都要他親自管理起來，可不把一個粉裝玉琢的人兒，惹的滿身煙火氣呢？」大家聽說，不禁都笑了起來。婉香道：「偏是你專會講閒成話兒？你既然顧憐著我，怎麼也不替我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呢？」因向柳夫人道：「太太，我倒想出個好法子呢。要我管著總帳，我果然推躲不得，只不過一天到晚，要我和這些丫頭婆子們拌嘴去，我可耐煩不得。俗語說得好，『做了當家人，狗也要招怪的。』」此刻大家姊妹都是毫無一點兒意見，回來少不得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，口裡不說，心裡懷著個不快活，那倒是個最沒趣的事呢？所以，我想不如把每年的進款，按著人頭兒派定了月規的好，用多少，個人自去作主，誰也不去問誰的帳，我只管一筆收支總帳罷了。要是進款收不到的時候，總照著名分墊著就是，只不過墊不起的時候，少不得還要太太拿些老本出來借給我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照你這樣辦法，你可通盤打算過了沒有？」婉香道：「這個自然通盤打算過來，才敢說這一句話。我的意思，太太這裡，我每月送四百兩過來，做太太的零用。蕊珠妹妹和珠兒也是四百，寶弟弟和眉仙、軟妹妹都是二百兩一個，我也支二百兩，總共一個月的額支一千六百兩，連丫頭婆子，以及添制衣服一應在內。各房伙食也歸各房自己。付給高升家的，愛怎麼樣便怎麼樣，誰也不必管誰的，可不寫意？」柳夫人笑道：「你倒好像看得分家，分的有趣，連著咱們幾口兒也要分了起來？」婉香道：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可簡直擔承不起。第一個便是咱們這位爺，今兒要這樣了，明兒要那樣了；我依他時沒得這些閒款，不依他時和他拌不了嘴，弄得一天到晚丁丁角角的，哪裡還有寫意日子好過？若是各人有了限制，他愛一天用完了也好，愛積長些的也好，省得許多牽掣，而且，進款出款有了個定數，再也不會得漫無節制的了。」藕香聽了這話，因道：「二妹妹的主意實是不錯，三老爺在日，早是這般了，也不致於鬧上虧空呢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婉兒究竟是個聰明人，照他這樣辦法，不但他自己省了多少煩惱，而且大家都很寫意，只不過我的四百兩要我自己管帳，我可不是老吃苦了嗎？」婉香道：「太太用的錢，要記什麼帳，便是不夠用時，也只管向我來取。照我這樣算法，一年除過用度，總好餘下萬八塊錢呢。」藕香道：「太太這裡，我也每月孝敬四百兩的零用過來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我要這些做什麼用？老實說，我的老本兒雖然在萬豐裡丟了，但也還有些兩雪糧呢，收收利息，也還顧得住我一個兒的用場。婉兒的意思，我也明白，他給我一個雙份兒，他想除了他們自己房戶裡的婆子丫頭，此外的管家、傭人，以及應酬、禮物，都要看想在我老的身上罷了。你想他的盤算可不厲害？」說得藕香等都笑了起來。寶珠道：「這些帳，我卻心角也不曾轉一轉過，到底照二姊姊這樣派法，大家夠開銷嗎？」婉香道：「什麼事好不預先想妥了，隨口亂嚼得的。我早替你們大家都預算過了。」說著，便教春妍拿出一張單子來看，上面開得很是仔細，各人除過開銷，總有百數兩銀子可以餘剩下來。寶珠便第一個首先贊成，大家見柳夫人不駁回兒，也就沒有一人敢說一個不字，於是婉香如釋重負，心裡頗形歡喜。到得明日，便叫來喜家的進來，拿折子去在自己名下向萬豐裡提了二千銀子，一封一封的分房送去，自有各房的大丫頭接管，無庸主兒費心。替柳夫人管帳的是殿春，替寶珠管帳的是裊煙，替眉仙管帳的是韻兒，替軟玉管帳的是書芬，替蕊珠管帳的是筆花，替婉香管帳的是春妍。婉香自己只管一筆收付總帳，倒也有條不紊，比著早先大家只顧吃用，不管閒事的時候，竟有天淵之別。

過了一月，各房都覺十分便利，而且綽有餘裕，都服婉香的制度，實是不錯，人人心裡抱著樂觀，因此，柳夫人的興致又高了起來。等到秦文出殯之後，便把春聲館的女班子重新排演起來，預備給寶珠補做二十歲的生日，喜得那班頭和貶職的官兒得了開復的聖旨一般，忙著到蘇州去制辦些新的行頭到來。這筆錢是柳夫人自己賞出來的。雖然只得五百兩，但是平日領著的伙食銀子，以及寶珠的津貼積攢下來，卻也有上六七百兩。此刻，要想討柳夫人的喜歡，他便掙著死力，放下一筆本錢下去，指望些賞封來做利息，而且還有一種狡猾的希望存在裡面，此時暫不說破。正是：

齊家需賴金錢力，舞彩非關孝子心。